

抵抗!抵抗!1937 南京真相

陆川:希望通过快报告告诉全国观众,南京是一座伟大的生命之城

从2006年立项到今年年初杀青,历时3年多的《南京!南京!》进入公映倒计时。电视、电台、报刊、网络,这个星期,陆川每天都在被境内外媒体追逐。“我一定会抽出时间,和你好好聊聊。”预定的采访时间不断推迟,电话那头,疲惫不堪的陆川答应快报记者,“南京是这部电影的主场,我有很多话要说。”4月9日中午,陆川在推掉和延迟一批采访之后,给记者打来了电话。“我希望通过现代快报,向南京的父老乡亲,向全国的观众传达这么个观点:南京是一座抵抗之城。”陆川表示,1937年的南京绝不是屈辱之城,南京一直在抵抗。

□快报记者 倪宁宁

取名《南京!南京!》是想让全世界都认识南京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先说说南京,你在南京上过学?

陆川:我在南京上了4年军校,对南京特别有感情。我差点就留在南京,军校毕业后,老师希望我留校任教,留下来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南京的女婿了。你知道可可西里这个地方,在我们拍片前,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知道,现在连联合国秘书长都知道这个地方,他看了这部电影之后还给了我一个奖。所以在给这部电影取名时,我就想一定要叫《南京!南京!》,一定要把南京响亮地喊出来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把“南京”叠在一起读,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感情。

陆川:是,这里面蕴含了我对这个城市的强烈的情感,因为我在南京“长大成人”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在南京读了4年书,在你看来,南京是个什么样的城市?

陆川:我希望通过你的文字,向南京的父老乡亲,向全国的观众传达这么个观点:南京是一座抵抗之城,是一座悲壮的生命之城,是一座伟大的城市,是一座光荣的城市。

这段历史,记载的不可不被人铭记,它记载的是那种不可被人熄灭的生命火光。即便是在这座最黑暗的死亡的城市里面,这种相互救助的人性之光都未曾熄灭过。所以我希望通过你的笔告诉南京的同胞们,我在重写这段历史。这部电影的四分之三写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。全部是抵抗的历史。我们是拍到了屠杀,但我们的历史不是屠杀的历史,是抵抗的历史。

我们一直在抵抗,从南京保卫战到破城,到巷战,到难民营里的妇女用自己的身体救助自己的同胞,到最后浩浩荡荡的唐先生留下来救助中国军人,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故事,都是抵抗的故事,是人性的抵抗的故事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之前,你在采访中就,这部电影中有一种很强大的东西,正是这个东西支撑着我们的民族走到了今天。

陆川:对。我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有30万同胞遇难,在报道中看到拉贝救助中国人。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两件事。这对于付出了30万个生命代价的我们民族来说,公平吗?公正吗?我真的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史学家,这是我们的历史吗?其实这不公正啊,当时我们南京城进行了多么惨烈的抵抗。南京大屠杀不就是日本人的报复吗?正是因为南京抵抗得太强烈了,日本人才屠城才报复啊。为什么要把这段抵抗抹杀掉呢?为什么把南京单纯地描述成一个耻辱的城

市呢?我觉得这对这个城市是一个诋毁。我在这儿生活过,战斗过。我和我的兄弟们曾经跳进长江里面保护过这个城市。1991年洪灾,我和我的同学们曾经手拉着手跳进管涌里面保护过它。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,我们知道这个城市传承下来的精神不是它(屈辱)。所以,虽然在这部电影里面直面了屠杀,但是我更多传达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抗争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的这种认识来源于真实的史料吗?

陆川: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真实的资料。这些资料并不隐秘,不难找到。你随便到网上去查一查,你拿“南京保卫战”这5个字到百度、谷歌上去搜,无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会映入你的眼帘。你再去找一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日本兵的日记,有的已经在中国刊印了,你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写的。你会发现我电影中的所有故事,都来源于历史记载。包括那个妓女的故事也记载在魏特琳的日记里面。巷战的场面记载在日本兵的日记里面。陈瑞芳女士(当时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会监)在她的日记里面,记载了我们的一位妇女怎么换了6件衣服去救助自己的同胞的。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,我们没有去编造,我们表现的就是这种事实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如果电影则刚杀青,如果让你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这部电影,你会怎么说?

陆川:这是一部在一座生死之城上演的人性的抵抗史。

拉贝们拯救不了南京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是在拍完《可可西里》以后决定拍这部电影的?

陆川:对。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当时没有想过拍一部贺岁片之类的轻松的商业片,因为《可可西里》拍得也很累?

陆川:我还是想拍一些自己关注,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。决定拍这部片子也有一些机缘巧合,其间也有一些其他项目在面前浮现过,也诱惑过我。但是最终还是还是走到了“南京”这条路上来。我觉得做这个决定还是跟自己的情感,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关系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电影《拉贝日记》的剧本是交到你手上的?

陆川:对。当时有几个美国人拿着一个《拉贝日记》的故事来给我。我当时接了。接完之后就开始了看资料,再看剧本就觉得不太满意。当时,不是现在在德国的这套班子,是美国人的一个团队。当时他们从深圳过来

找我。但是在以后的合作中间,双方的创作分歧比较大。当时已经签了意向合作书,已经到了给我打预付款的阶段了,但我最终想了想还是放弃了。因为我发现我没办法说服他们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据说《拉贝日记》剧本改动得很大?

陆川:我开始和他们做“拉贝”的那段时间,我甚至都会相信中国是不抵抗的,这样我们就会踏踏实实拍一部关于救世主的电影。但是看了资料,你很快就会发现,我们怎么没有抵抗啊?我们都抵抗成这样了,怎么历史上都没有记上一笔啊?如果你只是把这个事件表现成中国人被杀,然后被拯救,中国人成了一堆炮灰,我觉得这么表现对中国人是一种侮辱。我觉得不可以这么表现这段历史,后来我就向他们(美国人)提议,影片关于中国人的部分要重写。可以写拉贝救中国人,这是事实,但是说中国人就是被拉贝救了,很难成立。拉贝和辛德勒还是有区别的,如果没有辛德勒的话,今天以色列的人口都会有变化,而且辛德勒的会监(在德国)日记里面,记载了我们的一位妇女怎么换了6件衣服去救助自己的同胞的。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,我们没有去编造,我们表现的就是这种事实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如果电影则刚杀青,如果让你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这部电影,你会怎么说?

陆川:这是一部在一座生死之城上演的人性的抵抗史。

拉贝们拯救不了南京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是在拍完《可可西里》以后决定拍这部电影的?

陆川:对。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当时没有想过拍一部贺岁片之类的轻松的商业片,因为《可可西里》拍得也很累?

陆川:我还是想拍一些自己关注,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。决定拍这部片子也有一些机缘巧合,其间也有一些其他项目在面前浮现过,也诱惑过我。但是最终还是还是走到了“南京”这条路上来。我觉得做这个决定还是跟自己的情感,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关系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电影《拉贝日记》的剧本是交到你手上的?

陆川:对。当时有几个美国人拿着一个《拉贝日记》的故事来给我。我当时接了。接完之后就开始了看资料,再看剧本就觉得不太满意。当时,不是现在在德国的这套班子,是美国人的一个团队。当时他们从深圳过来

找我。但是在以后的合作中间,双方的创作分歧比较大。当时已经签了意向合作书,已经到了给我打预付款的阶段了,但我最终想了想还是放弃了。因为我发现我没办法说服他们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据说《拉贝日记》剧本改动得很大?

陆川:我开始和他们做“拉贝”的那段时间,我甚至都会相信中国是不抵抗的,这样我们就会踏踏实实拍一部关于救世主的电影。但是看了资料,你很快就会发现,我们怎么没有抵抗啊?我们都抵抗成这样了,怎么历史上都没有记上一笔啊?如果你只是把这个事件表现成中国人被杀,然后被拯救,中国人成了一堆炮灰,我觉得这么表现对中国人是一种侮辱。我觉得不可以这么表现这段历史,后来我就向他们(美国人)提议,影片关于中国人的部分要重写。可以写拉贝救中国人,这是事实,但是说中国人就是被拉贝救了,很难成立。拉贝和辛德勒还是有区别的,如果没有辛德勒的话,今天以色列的人口都会有变化,而且辛德勒的会监(在德国)日记里面,记载了我们的一位妇女怎么换了6件衣服去救助自己的同胞的。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,我们没有去编造,我们表现的就是这种事实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如果电影则刚杀青,如果让你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这部电影,你会怎么说?

陆川:这是一部在一座生死之城上演的人性的抵抗史。

拉贝们拯救不了南京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是在拍完《可可西里》以后决定拍这部电影的?

陆川:对。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当时没有想过拍一部贺岁片之类的轻松的商业片,因为《可可西里》拍得也很累?

陆川:我还是想拍一些自己关注,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。决定拍这部片子也有一些机缘巧合,其间也有一些其他项目在面前浮现过,也诱惑过我。但是最终还是还是走到了“南京”这条路上来。我觉得做这个决定还是跟自己的情感,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关系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电影《拉贝日记》的剧本是交到你手上的?

陆川:对。当时有几个美国人拿着一个《拉贝日记》的故事来给我。我当时接了。接完之后就开始了看资料,再看剧本就觉得不太满意。当时,不是现在在德国的这套班子,是美国人的一个团队。当时他们从深圳过来

找我。但是在以后的合作中间,双方的创作分歧比较大。当时已经签了意向合作书,已经到了给我打预付款的阶段了,但我最终想了想还是放弃了。因为我发现我没办法说服他们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据说《拉贝日记》剧本改动得很大?

陆川:我开始和他们做“拉贝”的那段时间,我甚至都会相信中国是不抵抗的,这样我们就会踏踏实实拍一部关于救世主的电影。但是看了资料,你很快就会发现,我们怎么没有抵抗啊?我们都抵抗成这样了,怎么历史上都没有记上一笔啊?如果你只是把这个事件表现成中国人被杀,然后被拯救,中国人成了一堆炮灰,我觉得这么表现对中国人是一种侮辱。我觉得不可以这么表现这段历史,后来我就向他们(美国人)提议,影片关于中国人的部分要重写。可以写拉贝救中国人,这是事实,但是说中国人就是被拉贝救了,很难成立。拉贝和辛德勒还是有区别的,如果没有辛德勒的话,今天以色列的人口都会有变化,而且辛德勒的会监(在德国)日记里面,记载了我们的一位妇女怎么换了6件衣服去救助自己的同胞的。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,我们没有去编造,我们表现的就是这种事实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如果电影则刚杀青,如果让你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这部电影,你会怎么说?

陆川:这是一部在一座生死之城上演的人性的抵抗史。

拉贝们拯救不了南京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是在拍完《可可西里》以后决定拍这部电影的?

陆川:对。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当时没有想过拍一部贺岁片之类的轻松的商业片,因为《可可西里》拍得也很累?

陆川:我还是想拍一些自己关注,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。决定拍这部片子也有一些机缘巧合,其间也有一些其他项目在面前浮现过,也诱惑过我。但是最终还是还是走到了“南京”这条路上来。我觉得做这个决定还是跟自己的情感,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关系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电影《拉贝日记》的剧本是交到你手上的?

陆川:对。当时有几个美国人拿着一个《拉贝日记》的故事来给我。我当时接了。接完之后就开始了看资料,再看剧本就觉得不太满意。当时,不是现在在德国的这套班子,是美国人的一个团队。当时他们从深圳过来

找我。但是在以后的合作中间,双方的创作分歧比较大。当时已经签了意向合作书,已经到了给我打预付款的阶段了,但我最终想了想还是放弃了。因为我发现我没办法说服他们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据说《拉贝日记》剧本改动得很大?

陆川:我开始和他们做“拉贝”的那段时间,我甚至都会相信中国是不抵抗的,这样我们就会踏踏实实拍一部关于救世主的电影。但是看了资料,你很快就会发现,我们怎么没有抵抗啊?我们都抵抗成这样了,怎么历史上都没有记上一笔啊?如果你只是把这个事件表现成中国人被杀,然后被拯救,中国人成了一堆炮灰,我觉得这么表现对中国人是一种侮辱。我觉得不可以这么表现这段历史,后来我就向他们(美国人)提议,影片关于中国人的部分要重写。可以写拉贝救中国人,这是事实,但是说中国人就是被拉贝救了,很难成立。拉贝和辛德勒还是有区别的,如果没有辛德勒的话,今天以色列的人口都会有变化,而且辛德勒的会监(在德国)日记里面,记载了我们的一位妇女怎么换了6件衣服去救助自己的同胞的。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,我们没有去编造,我们表现的就是这种事实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如果电影则刚杀青,如果让你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这部电影,你会怎么说?

陆川:我也许以后拍片,会拿素材为电影说事。但是这次电影只能为历史说事。历史不能在这样一部电影里成为一种佐料,为某个演员“歌功颂德”,成为某段爱情的“背景”。我们主创和演员都形成了统一的共识,这次我们一定要尊重历史,拍出一部让人尊重的严肃的电影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拍过这部片子之后,你对战争有什么认识?

陆川:我以前挺喜欢战争的,至少喜欢看战争片。但是这部片子拍完之后,我认为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。当然,当侵略发生的时候,我会第一个回到部队,拿起武器去尽自己应尽的职责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爱吧,你说过怕这部片子,让你始终感觉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涌动。

陆川:这部片和以前不一样,拍《可可西里》是一种抉择,拍《寻枪》是一种肆意汪洋的率性;但拍《南京!南京!》,我心里面时时刻刻充满的都是爱。我能感受到一种温柔的东西。在拍片现场,我常常会被那种真实的情景所感动,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电影在哪儿拍的?为什么没在南京拍?

陆川:在长春和天津。我也想在南京拍,在这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。但是我开拍的时候,南京已经翻旧如新,城墙周围已经高楼林立,已经不能拍大镜头,拍不出南京那种空旷、萧瑟的感觉。而北方在感觉上要比南方荒凉些,我特地找了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把南京城复原了。我们圈了有500亩的地,但实际上搭出来是800亩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拆了吗?

陆川:没有,还保留在长春。

没想到会与张艺谋撞车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你的团队。

陆川:看片尾字幕吓人了,前后有400多人在剧组工作过。我的团队里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特别出色。他的摄影师曹郁,从《可可西里》就跟着我,可以说是一位顶级的摄影师;刘烨非常敬业,很多看过片子的记者认为,这部片子是刘烨从影以来,做出的最杰出的表现;高圆圆给人的感觉是脱胎换骨,她不容易,吃了很多苦,她演的角色被抓进慰安所,那挨的打是真打,非常敬业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,我们也希望用一些南京演员来演,说南京话,但是没有找到适合我们角

色的南京演员。很惋惜。让这些演员去学南京话很难,我在南京上过四年学,觉得学学南京话不容易。所以就设计说南京话的人物。

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拍过这部片子之后,你对战争有什么认识?

陆川:我以前挺喜欢战争的,至少喜欢看战争片。但是这部片子拍完之后,我认为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。当然,当侵略发生的时候,我会第一个回到部队,拿起武器去尽自己应尽的职责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爱吧,你说过怕这部片子,让你始终感觉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涌动。

陆川:这部片和以前不一样,拍《可可西里》是一种抉择,拍《寻枪》是一种肆意汪洋的率性;但拍《南京!南京!》,我心里面时时刻刻充满的都是爱。我能感受到一种温柔的东西。在拍片现场,我常常会被那种真实的情景所感动,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电影在哪儿拍的?为什么没在南京拍?

陆川:在长春和天津。我也想在南京拍,在这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。但是我开拍的时候,南京已经翻旧如新,城墙周围已经高楼林立,已经不能拍大镜头,拍不出南京那种空旷、萧瑟的感觉。而北方在感觉上要比南方荒凉些,我特地找了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把南京城复原了。我们圈了有500亩的地,但实际上搭出来是800亩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拆了吗?

陆川:没有,还保留在长春。

没想到会与张艺谋撞车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你的团队。

陆川:看片尾字幕吓人了,前后有400多人在剧组工作过。我的团队里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特别出色。他的摄影师曹郁,从《可可西里》就跟着我,可以说是一位顶级的摄影师;刘烨非常敬业,很多看过片子的记者认为,这部片子是刘烨从影以来,做出的最杰出的表现;高圆圆给人的感觉是脱胎换骨,她不容易,吃了很多苦,她演的角色被抓进慰安所,那挨的打是真打,非常敬业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,我们也希望用一些南京演员来演,说南京话,但是没有找到适合我们角

色的南京演员。很惋惜。让这些演员去学南京话很难,我在南京上过四年学,觉得学学南京话不容易。所以就设计说南京话的人物。

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拍过这部片子之后,你对战争有什么认识?

陆川:我以前挺喜欢战争的,至少喜欢看战争片。但是这部片子拍完之后,我认为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。当然,当侵略发生的时候,我会第一个回到部队,拿起武器去尽自己应尽的职责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爱吧,你说过怕这部片子,让你始终感觉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涌动。

陆川:这部片和以前不一样,拍《可可西里》是一种抉择,拍《寻枪》是一种肆意汪洋的率性;但拍《南京!南京!》,我心里面时时刻刻充满的都是爱。我能感受到一种温柔的东西。在拍片现场,我常常会被那种真实的情景所感动,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电影在哪儿拍的?为什么没在南京拍?

陆川:在长春和天津。我也想在南京拍,在这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。但是我开拍的时候,南京已经翻旧如新,城墙周围已经高楼林立,已经不能拍大镜头,拍不出南京那种空旷、萧瑟的感觉。而北方在感觉上要比南方荒凉些,我特地找了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把南京城复原了。我们圈了有500亩的地,但实际上搭出来是800亩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拆了吗?

陆川:没有,还保留在长春。

没想到会与张艺谋撞车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你的团队。

陆川:看片尾字幕吓人了,前后有400多人在剧组工作过。我的团队里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特别出色。他的摄影师曹郁,从《可可西里》就跟着我,可以说是一位顶级的摄影师;刘烨非常敬业,很多看过片子的记者认为,这部片子是刘烨从影以来,做出的最杰出的表现;高圆圆给人的感觉是脱胎换骨,她不容易,吃了很多苦,她演的角色被抓进慰安所,那挨的打是真打,非常敬业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,我们也希望用一些南京演员来演,说南京话,但是没有找到适合我们角

色的南京演员。很惋惜。让这些演员去学南京话很难,我在南京上过四年学,觉得学学南京话不容易。所以就设计说南京话的人物。

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拍过这部片子之后,你对战争有什么认识?

陆川:我以前挺喜欢战争的,至少喜欢看战争片。但是这部片子拍完之后,我认为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。当然,当侵略发生的时候,我会第一个回到部队,拿起武器去尽自己应尽的职责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爱吧,你说过怕这部片子,让你始终感觉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涌动。

陆川:这部片和以前不一样,拍《可可西里》是一种抉择,拍《寻枪》是一种肆意汪洋的率性;但拍《南京!南京!》,我心里面时时刻刻充满的都是爱。我能感受到一种温柔的东西。在拍片现场,我常常会被那种真实的情景所感动,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电影在哪儿拍的?为什么没在南京拍?

陆川:在长春和天津。我也想在南京拍,在这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。但是我开拍的时候,南京已经翻旧如新,城墙周围已经高楼林立,已经不能拍大镜头,拍不出南京那种空旷、萧瑟的感觉。而北方在感觉上要比南方荒凉些,我特地找了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把南京城复原了。我们圈了有500亩的地,但实际上搭出来是800亩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拆了吗?

陆川:没有,还保留在长春。

没想到会与张艺谋撞车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你的团队。

陆川:看片尾字幕吓人了,前后有400多人在剧组工作过。我的团队里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特别出色。他的摄影师曹郁,从《可可西里》就跟着我,可以说是一位顶级的摄影师;刘烨非常敬业,很多看过片子的记者认为,这部片子是刘烨从影以来,做出的最杰出的表现;高圆圆给人的感觉是脱胎换骨,她不容易,吃了很多苦,她演的角色被抓进慰安所,那挨的打是真打,非常敬业。

色的南京演员。很惋惜。让这些演员去学南京话很难,我在南京上过四年学,觉得学学南京话不容易。所以就设计说南京话的人物。

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拍过这部片子之后,你对战争有什么认识?

陆川:我以前挺喜欢战争的,至少喜欢看战争片。但是这部片子拍完之后,我认为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。当然,当侵略发生的时候,我会第一个回到部队,拿起武器去尽自己应尽的职责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爱吧,你说过怕这部片子,让你始终感觉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涌动。

陆川:这部片和以前不一样,拍《可可西里》是一种抉择,拍《寻枪》是一种肆意汪洋的率性;但拍《南京!南京!》,我心里面时时刻刻充满的都是爱。我能感受到一种温柔的东西。在拍片现场,我常常会被那种真实的情景所感动,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电影在哪儿拍的?为什么没在南京拍?

陆川:在长春和天津。我也想在南京拍,在这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。但是我开拍的时候,南京已经翻旧如新,城墙周围已经高楼林立,已经不能拍大镜头,拍不出南京那种空旷、萧瑟的感觉。而北方在感觉上要比南方荒凉些,我特地找了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把南京城复原了。我们圈了有500亩的地,但实际上搭出来是800亩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拆了吗?

陆川:没有,还保留在长春。

没想到会与张艺谋撞车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你的团队。

陆川:看片尾字幕吓人了,前后有400多人在剧组工作过。我的团队里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特别出色。他的摄影师曹郁,从《可可西里》就跟着我,可以说是一位顶级的摄影师;刘烨非常敬业,很多看过片子的记者认为,这部片子是刘烨从影以来,做出的最杰出的表现;高圆圆给人的感觉是脱胎换骨,她不容易,吃了很多苦,她演的角色被抓进慰安所,那挨的打是真打,非常敬业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,我们也希望用一些南京演员来演,说南京话,但是没有找到适合我们角

色的南京演员。很惋惜。让这些演员去学南京话很难,我在南京上过四年学,觉得学学南京话不容易。所以就设计说南京话的人物。

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拍过这部片子之后,你对战争有什么认识?

陆川:我以前挺喜欢战争的,至少喜欢看战争片。但是这部片子拍完之后,我认为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。当然,当侵略发生的时候,我会第一个回到部队,拿起武器去尽自己应尽的职责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爱吧,你说过怕这部片子,让你始终感觉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涌动。

陆川:这部片和以前不一样,拍《可可西里》是一种抉择,拍《寻枪》是一种肆意汪洋的率性;但拍《南京!南京!》,我心里面时时刻刻充满的都是爱。我能感受到一种温柔的东西。在拍片现场,我常常会被那种真实的情景所感动,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电影在哪儿拍的?为什么没在南京拍?

陆川:在长春和天津。我也想在南京拍,在这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。但是我开拍的时候,南京已经翻旧如新,城墙周围已经高楼林立,已经不能拍大镜头,拍不出南京那种空旷、萧瑟的感觉。而北方在感觉上要比南方荒凉些,我特地找了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把南京城复原了。我们圈了有500亩的地,但实际上搭出来是800亩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拆了吗?

陆川:没有,还保留在长春。

没想到会与张艺谋撞车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你的团队。

陆川:看片尾字幕吓人了,前后有400多人在剧组工作过。我的团队里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特别出色。他的摄影师曹郁,从《可可西里》就跟着我,可以说是一位顶级的摄影师;刘烨非常敬业,很多看过片子的记者认为,这部片子是刘烨从影以来,做出的最杰出的表现;高圆圆给人的感觉是脱胎换骨,她不容易,吃了很多苦,她演的角色被抓进慰安所,那挨的打是真打,非常敬业。

色的南京演员。很惋惜。让这些演员去学南京话很难,我在南京上过四年学,觉得学学南京话不容易。所以就设计说南京话的人物。

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拍过这部片子之后,你对战争有什么认识?

陆川:我以前挺喜欢战争的,至少喜欢看战争片。但是这部片子拍完之后,我认为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。当然,当侵略发生的时候,我会第一个回到部队,拿起武器去尽自己应尽的职责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爱吧,你说过怕这部片子,让你始终感觉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涌动。

陆川:这部片和以前不一样,拍《可可西里》是一种抉择,拍《寻枪》是一种肆意汪洋的率性;但拍《南京!南京!》,我心里面时时刻刻充满的都是爱。我能感受到一种温柔的东西。在拍片现场,我常常会被那种真实的情景所感动,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电影在哪儿拍的?为什么没在南京拍?

陆川:在长春和天津。我也想在南京拍,在这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。但是我开拍的时候,南京已经翻旧如新,城墙周围已经高楼林立,已经不能拍大镜头,拍不出南京那种空旷、萧瑟的感觉。而北方在感觉上要比南方荒凉些,我特地找了个特别荒凉的地方把南京城复原了。我们圈了有500亩的地,但实际上搭出来是800亩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拆了吗?

陆川:没有,还保留在长春。

没想到会与张艺谋撞车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你的团队。

陆川:看片尾字幕吓人了,前后有400多人在剧组工作过。我的团队里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特别出色。他的摄影师曹郁,从《可可西里》就跟着我,可以说是一位顶级的摄影师;刘烨非常敬业,很多看过片子的记者认为,这部片子是刘烨从影以来,做出的最杰出的表现;高圆圆给人的感觉是脱胎换骨,她不容易,吃了很多苦,她演的角色被抓进慰安所,那挨的打是真打,非常敬业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当初,我们也希望用一些南京演员来演,说南京话,但是没有找到适合我们角

色的南京演员。很惋惜。让这些演员去学南京话很难,我在南京上过四年学,觉得学学南京话不容易。所以就设计说南京话的人物。

战争是人间最丑陋的东西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拍过这部片子之后,你对战争有什么认识?

陆川:我以前挺喜欢战争的,至少喜欢看战争片。但是这部片子拍完之后